听到褚元仿先生突然去世的消息,我陷入了沉思,良久,良久。

大约是1979年春天,在上海徐汇区文化馆工作的褚元仿先生请来了上海著名诗人郑成义和几位作家在公园礼堂作报告,其时我在高邮师范学校工作,带领一些文学青年去聆听,“海”风吹来,开了眼界,结识了褚公。

褚元仿先生(我一直称他为“褚公”,“公”是中国古代对德高望重的老年男子的尊称)是高邮人,毕业于曹禺任校长的国立剧专,上海解放前即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夏衍是他的领导。他对戏剧、戏剧理论、文艺批评、美学等均有所涉猎,写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他对家乡文化事业的热情关注以及对文学青年成长的关爱希望,令高邮人难以忘怀。

高邮是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的故乡,这是高邮人的自豪。1983年,高邮县委书记查长银、县长任金富以及郑履成、朱维宁等一批有识之士做了大量纷繁的工作,建立了高邮王氏父子纪念馆,启功先生欣然题牌。褚公特地在上海登门请著名人物画家程十发先生精心创作了王氏父子画像,分文未付。这一年10月26日,中国训诂学会15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全国20多家出版新闻单位的工作者云集高邮,参加高邮王氏父子纪念馆的剪彩揭幕。上海的顾廷龙、蒋星煜等都送来题字以贺,这也是与褚公的努力分不开的。

1985年2月9日,高邮县委、县政府在晚晴园举办苏轼、孙觉、王巩、秦观四贤雅集高邮文游台900周年纪念会。事前,褚公及高邮的相关人士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约请了华东师大党委书记、诗人萧挺,上海出版局党委副书记、诗人杨冷,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徐培均等到会祝贺,高邮籍的橡胶化工专家周鸣峦、船舶专家马家骥等也到会,并结合各自专长同相关部门的人员座谈,作讲座。褚公还邀请了上海江南造型艺术公司经理、雕塑家严友人先生来邮,了解秦观与文游台的有关情况,准备创作雕塑秦观像。褚公乃该公司顾问。这次纪念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超,南京大学严迪昌,南京师范大学徐复、常国武、曹济平等也到会讲话。

1985年秋,严友人的秦观雕塑像小稿成。创作过程中得到著名雕塑家张元仁的指导,褚公也参与了意见。查长银、朱维宁、周歧明及我赴上海看雕塑像的样稿,褚公一直陪同。我们提了些修改意见。县政府决定拨款8000元以高分子为材料(俗称玻璃钢)塑建2米多高的秦观像,于1986年10月底前完成,结

怀念褚公

□ 朱延庆

果塑像提前雕塑成功,成为文游台新的亮点。

1986年11月10日,全国首届秦观学术讨论会召开,为时3天,由高邮县政府同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师范学院、上海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联合举办。华东师大教授万云骏,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徐培均、钱鸿瑛、吴慧,南京师范大学徐复、吴调公、常国武、曹济平,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陈祖美,北京大学程郁缀,安徽大学周义敢,扬州师院秦子卿等专家学者到会研讨。纪念研究秦少游高邮开了个好头。

1985年的秦观塑像,按规定可保留18年。到2009年已经“超期服役”了。褚公几次与高邮的倪文才、张秋红、尤泽勇、钱富强等有关领导磋商,与严友人先生沟通,决定将玻璃钢塑像换成青铜像。严友人先生与褚公经过反复深入思考,多次精心探求,在核心价值、文化认同及灵魂层面等方面对秦观的新塑像进行了再创作。

2009年9月12日,一座崭新的秦观青铜像矗立在文游台下,比原来的玻璃钢塑像更自然,更清新、雅致、风骨,更富有感情,较准确地再现了秦观的文雅、儒雅、风雅、高雅的人物风貌。严友人先生以虔诚的恭敬的心为高邮人民献上了高雅文明的真善美,给高邮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辉,并祈求新的福祉。所需经费仅是正常经费的一半左右。褚公又为高邮人做了一件好事。

近十多年,褚公差差不多每年总要回家乡一两次,走遍大街小巷,寻找童年足迹、童年的梦。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他由衷地高兴;读到家乡人的新作,他会称赞、叫好、鼓励。据他自己说,他在上海一般是早出晚归,大部分时间在老干部阅览室度过。他阅读广泛,常常抄录、剪贴一些重要文章、精彩片段,大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他很赞赏陈寅恪褒扬王国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回乡文友聚会时,他会侃侃传递一些新信息,谈论一些新理念,议论一些新作品。在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有的青年人对于他的言谈会诤诤争辩,他会默默地认真听。

褚公喜欢饮酒,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的血压高,心血管系统有毛病,他一边吃药,一边饮酒。去年回乡时酒量不及以前了。

他虽是离休干部,但家境并不宽裕。两年多前,他80岁生日,请了好几家亲友团聚,很是高兴。每次回乡,他总要请几位老友相聚。去年褚公回乡,6月21日几个人在傅公桥下一家小饭店谈叙,他对我说:近来身体状况不好,视力一天天在衰退,记忆力也差了,精力也不如去年,恐怕离大限不远了,但我不能走,一是家庭需要,二是还有许多事要做。过了几个月他真的离我们而去了,难道那些话是谶语?

褚公长我十多岁。一次闲叙,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瘦竹先生的夫人沈蔚德教授是他国立剧专的老师,他去南京总要抽空去拜望老师。沈老师也是我大学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老师。我对褚公说:我们是师兄弟啊!二人相视莞尔。他在上海发现我需要的资料时,会很快寄来;多次叮嘱我,要保护好好自己的眼睛,杭州产的“石斛夜光丸”高邮买不到,他每次回邮总会带一些来。每当我创作上、学术研究方面有些收获时,他便勉励我,使我不敢懈怠。

褚公早年写了不少文章,我建议他汇集成册,他还没有来得及,竟然走了。有时他写文章喜用一个笔名“珠湖小子”。

在上海的高邮籍专家、学者中,褚公算是一个活跃分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高邮驻上海联络站的“站长”,他似乎欣然应允。时隔20多年,周鸣峦、杨汝楫、陈绍周、马家骥、高宗琦、陶锦淳等先后谢世,现在“站长”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对故乡热土的一片赤诚永远激励着故乡人奋发前行。

怀乡恋土似是人之本性常情。人在他乡,心系故土,总想方设法地为家乡的兴旺发达献计出力,添砖加瓦,不管结果如何,而这种精神是令人感动的。

褚公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做了一些好事,有时他同别人讲起时,只是平静、平淡地叙述,并不显摆。

一个人离开了人世,而他有一种精神会使人向往,有一缕情怀会萦绕在人们的脑际,自然,人们会记住他,怀念他。

褚公仙逝,我急就挽联两副悼之:

为家乡腾飞献计策精神可敬
替故里建设操辛劳德范长存

身寓沪上文台古塔常铭记
心怀乡梓驛站王氏久挂牵

临泽,向着幸福出发

□ 张纯玉

今年清明节小长假,我去老家董潭祭奠祖先,结束后,应临泽一位父母官的盛情邀请,在临泽逗留了大半天。在他办公室里,他与我聊天,从古镇临泽谈到今,在历届领导班子的努力奋斗下,临泽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现任党委领导班子的奋力拼搏下,他们围绕市委提出的“提振信心、提质转型、提速跨越”的主题,在打造文明古镇、生态古镇、小康古镇、幸福古镇、平安古镇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位父母官又领着我参观菱川广场,走了临泽的工业园区,跑了初具规模的生活小区,访了几户农家,看了一只只、一块块陈列在会议室里的荣誉奖杯、奖牌,一股热流涌上我心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临泽变了,镇变美了,地变绿了,水变清了,路变宽了,人变得越来越勤劳富裕了,变得就连我这个地地道道的临泽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今日古镇临泽是生态临泽。近年来,镇党委一班人,举全镇之力,集全民之智,创建国家级生态镇。他们为整治环境,全面对村庄、道路、河塘、绿化、桥闸实行了“五位一体”的长效管理模式,全力推进“六清六建”蓝天碧水战略,重点实施了污水处理、垃圾清运、绿化造林、水环境整治、污染源治理、生态保护“六大工程”,从而达到了环保设施变好、集镇形象变靓、农村环境变美、环保意识变强、投资环境变优的“五变标准”。国家级生态镇创建如诗如画。

今日临泽是小康临泽。去年,镇党委一班人把坚持科学发展、富民强镇作为“全面达小康,建设新临泽”的重要前提,倾力打造“新型工业强镇、现代农业大镇、商贸旅游新镇、历史文化名镇、区域中心重镇”的新“五镇”,大力实施“建设全面小康新临泽,谱写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发展战略,加快结构调整,在工业转型上求突破,全力招商引资,在项目建设上求突破,着力品牌建设,在特色农业上求突破,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民生指标显著提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生态指标更加优化,基层民主扎实推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全面达到省定四大类18项25个指标的全面小康镇考核标准。

今日临泽是幸福临泽。今年,镇党委一班人又抓住被列为扬州市重点中心镇的契机,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级生态镇、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的目标,注重环境保护,加快生态镇和城镇化建设,提升全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奋力打造“实力临泽、生态临泽、文化临泽、宜居临泽”。在去年投入1.57亿元完成重点项目14个的基础上,今年又投资2.3亿元,完成了24项重点项目建设:一是修编了四个规划,二是改造了六条道路,三是打造了四个绿化景点,四是建设了十大基础设施。特别是菱川文化广场、临川河绿化风光带、安全饮用水二期工程、垃圾中转站和污水处理厂项目、高效设施观光农业、工业集中区建设等,使临泽重点中心镇建设锦上添花。污水管网二期工程、前后河改造工程、幸福联盟小区等项目,更让幸福和谐的临泽展示在人民面前。

我坚信,春天是鸟儿衔来的,宛如丢在睡梦里的一粒种子。晨曦微露,此起彼伏的鸟鸣早已在窗外跃动着精灵般的身影,清脆、悦耳、温暖。

风起来了,裹挟着花草的味道,或疾或缓地抚摸着流水,一道道涟漪温柔地亲吻着泥土,泥土失去僵硬的勇气,害羞地湿润起来,不时悄悄滑落一两粒激动的泥粒,入水惊跳起调皮的鱼儿,不大,跳得也不高,如同三三两两的音符在琴键中闪过。

颜色,千军万马似地冲撞过来,令人眩目、惊叹、无计可避。整片整片的绿,那是麦苗,大块大块的黄,那是油菜,长短不一的白,伴随着枝条上的芽开始增多、增密,那是农人的塑料薄膜,劳动的种子在薄膜下安静地孕育着无限的希望,诱惑着农人频频弯腰,虔诚如佛。

为着生活,每日忙得像个陀螺一般,还必需强作笑脸。只能趁着夜深人静,找回生命中那个真实的自己,笑劝自己,这就叫过日子。

那一日,天阴沉沉的,在学校吃了午饭,拽过男生,忙着赶回家,因为昨天的一盆衣服还在等着我回家解决。一路上,蒙蒙细雨模糊了我的眼镜片,听着身后男生不时地埋怨,烦躁一下全袭上心头,大着嗓门呵斥男生闭嘴。

一到家,立刻搬来衣物到走廊下便洗开了。男生见着,很是自觉,在一旁练习拉二胡。在男生的二胡声中,烦躁渐趋消散,不时抬头看看这灰蒙蒙的天,想象着,两天后阳光灿烂的情景,嘴里竟不自觉地随着男生的乐曲哼唱着。当男生的乐曲戛然而止时,阳光已驻满我心头。

突然,传来清脆的、有节奏的鸟鸣声,因为平时只有麻雀叽叽喳喳在欢叫,这会儿的叫声很让我吃惊。不自觉地停下手中正站着一只鸟,个头比麻雀大多了,头和翅膀全是黑色,只肚子下的一块羽毛是白色的,估计是喜鹊,站在那,不时转动脖子对着远方叫唤,看上去很是焦急呢!忙唤来男生,与他一道兴致勃勃地站到阳台上欣赏起来。摸着男生的头,我说:“你说,这会儿他在叫什么?”男生也摸摸自己的头,上前两步,一手靠着耳朵想要听仔细些。差不多一分钟吧,男生转头,认真地对我说:“在说‘下雨啦,大家都回家了。’”瞧着男生那样,幸福涌上心头。

正说话间,一只和它长得一样的喜鹊匆匆地飞来,还没停稳,这只喜鹊

走在春天的边缘

□ 周顺山

了。我那个小子跑过来,风筝线长长的,拉着朵白云跑过来。裤角上沾着灰褐色的泥,混合着金黄的油菜花粉末。哟,裤子有点短了。

村庄热闹起来,人多了,车多了,欢声笑语在大街小巷中横冲直撞,溢满了手中的酒杯,陌生的熟悉了,熟悉的亲近了,亲近的拥抱了,拥抱的哭了。大红灯笼挑起来,大红请柬递过来,婀娜多姿的表妹笑意盈盈,春天,结婚的最好礼物。无限的幸福绽放在柔嫩的枝头,荡漾、醉人。

妻子伸进一把剪刀,从枝繁叶茂中取下一段花枝,插进另一盆泥中,来年,还你一个春天,她笑靥如花。

风筝飘起来了,摇曳多姿。男男女女被手中线拉出了房门,拉散了头发,拉开了衣襟。脸红了,汗流了,嗓子亮了。

两只喜鹊

□ 陈惠萍

立刻停止鸣叫,一个转身,与它一道朝西边飞去,眨眼就不见了。我也回来继续我的洗衣服,男生有些落寞地也跑来,嘀咕道:“你说,你们是什么关系呢?一下就飞走了。”

当然是母子了,你说呢?”我抬起头瞅着男生,“下雨了,孩子不知到哪去了?瞧刚才那母亲的焦急样。不是母亲,能这样吗?”为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而得意,又反问男生:“你认为呢?”男生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出个什么,最后悻悻地离开。我也埋头用力洗着。

当衣服洗好,男生坐在我车后往学校赶时,一路上,男生有些沉默,我很是好奇,小心问之,男生像在思考,仍是一语不发。直到快到学校时,男生睁大眼睛望着我:“你说,那两只喜鹊一定要是母子吗?”怎么是这话?我听着,不禁陷入沉思。

是呀,为什么一定要是母子呢?陌生人就不行吗?要下雨了,对着周围呼唤一下,有没有同伴还没赶回去,难道这不可能吗?这世界如果多一些来自陌生人之间的关爱,那该会多么美好呀!

盂城驛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